

朱玉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蘇東坡在海南島



朱玉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蘇東坡在海南島

粤新登字01号

苏东坡在海南岛

朱玉书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5插页 152,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40册

ISBN 7—218—00902—6 / K·203

定价5.2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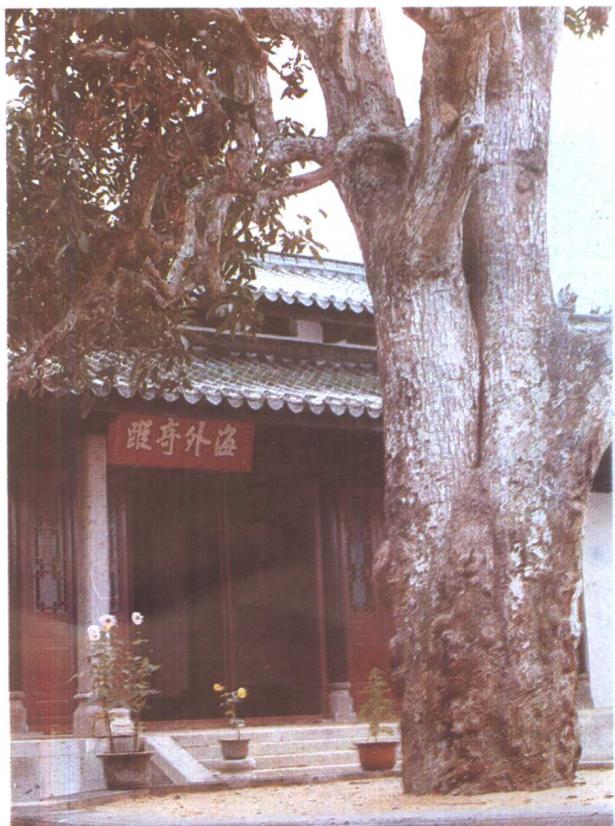
东坡书院载酒亭

东坡书院载酒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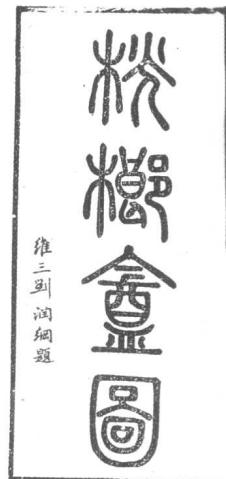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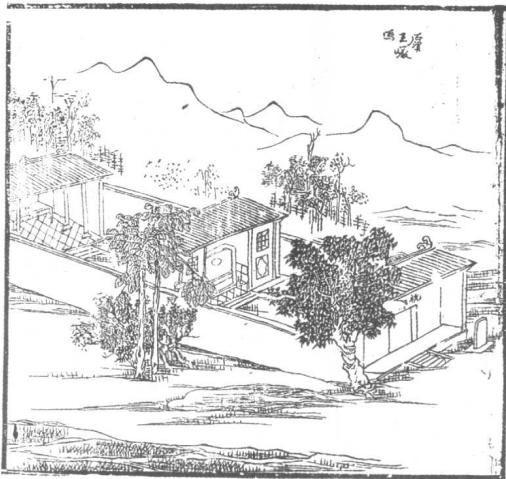
苏公祠



东坡书院后殿

苏东坡居琼佚文《致梦得秘校》手迹（1100年）

此身安復海濱客
念子見訪知吾事
淫君未歸人未堪已形桂有
多累少康樂得於海康
相遇不尔則未和
後會之期心已無他期惟
晚景宜
傍方自愛可與留此第
念子當更不虛村
此身安復海濱客
六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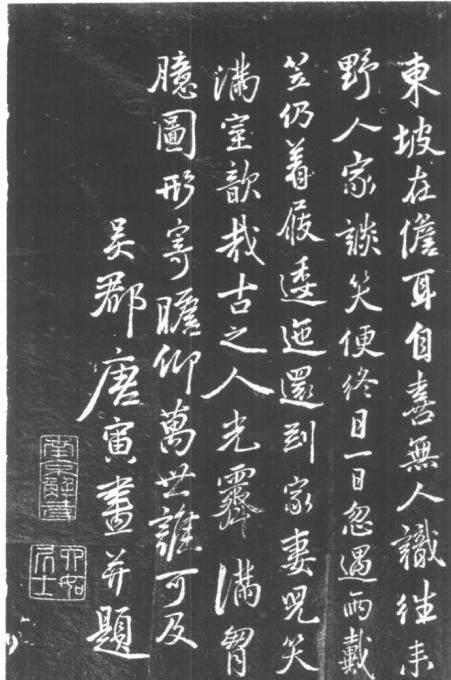
清代桃榔庵图（清人绘）

东坡居琼诗文专集《海外集》（清人编）





明代宋濂题款的《坡仙笠屐图》



明代唐伯虎描绘并题诗的《东坡先生笠屐图》

日本山上次郎所著《苏东坡寻迹》
一书封面上的《东坡笠屐图》



田汉同志为东坡书院挥笔题诗情景（1962年5月）

曾谒眉山苏氏祠也登阳
慕诵是诗常以京口写
仰迹儋耳郊原接廟碑
海南天涯身世哉
朝云梦纪生知千秋
何年雨过墨盡毫瀟蕭
相如石奇 依蘇家報

邓拓同志游访东坡书院后题诗手迹（1962年2月）

东坡居士雪堂
此门多幸思追
逝山深半城东
子翬仰止龍賞
立西窗一念溫涼
溫有森林海天
初參茅祖^其
而紅棲船艤下
天涯水外奇觀
壬辰二月三日
神游若

郭沫若同志为东坡书院题诗手迹（1961.3）



东坡笠屐铜像（坐落于东坡书院西园）



东坡讲学彩雕，左为儋州友生黎子云，右为东坡幼子苏过（坐落于东坡书院后殿正厅）

序

徐中玉

谈到苏轼(1037—1101年，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这位生活在北宋时代，而在中国文艺史上却不愧是文艺方面独一无二的全能大家时，我总会联想到曹丕《典论·论文》最后这几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这些话是有所据而云的，也不妨看作对文艺历史上这一现象的合理总结。

苏轼做过官，有的官职如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之类还不小，但他有抱负，有自己的见解，对他的见解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王安石当权时他只要附和一下便可以做大官，他却不干；后来司马光上台了，他被目为旧党中人，却又反对这匹“司马牛”的不顾实际、务以尽废新法为快的做法，以致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还被贬逐到当时最荒远艰苦、“生理半人禽”的海南岛儋耳(昌化军、儋州，今儋县)去了。

苏轼是在1097年6月11日从广东惠州贬所，奉命再远贬到儋州，而渡海抵达海南岛的。当时他已62岁，去时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海南岛当时还非常穷苦落后，被目为蛮荒瘴炎之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致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去。苏轼明知这一点，故说：“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行前他也做好了死别的准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贻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与王敏仲书》）

等待着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又连书籍都看不到的，比预料还艰难得多的苦况。诗人感到孤寂、渺茫、悲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觉得出乎意料，他竟逐渐安居下来，长达3年之久，不但未死去，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感情。苏辙读了他的《儋耳》诗“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非常欣慰地说诗句“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陶诗》引）。到海南以后，诗人自己觉得有了个“今我”，与“故我”有所不同了，正是这“今我”使他写出了下面这些与他初听要去海南和初到海南时情调大不相同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吾谪海南……》）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墨庄漫录》引）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鵩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特别当他得赦北返时，好像对他的3年儋州生活作总结似的，他这样写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回到镇江，游金山寺，又像给自己一生作总结一般，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要问什么是他的“今我”吗？以上这些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之词，就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虽然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即要离开他始终依恋的人世了。

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他的贬所，而且一处比一处更加艰苦。为什么他没有把杭州、颍州，以及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的时期作为“平生功业”所在提出来呢？

那时有诗酒风流、官场酬应、左右逢迎，诚然热闹

非凡，但他一生坎坷，频繁地触犯世患，以致抱负落空，刚直难伸，也是在那些时期遭遇到的。在这几个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中存在真淳质朴的感情，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却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比较起来，他大概体会到了这是在通都大邑中，在他原来接触的许多达官贵人中，怎样也难于得到的。他带着这样的憬悟回到繁华地区来，一点没有动摇：“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都写了不少诗文。他的同情民生疾苦，揭露政治黑暗，反对民族压迫，进行自我批评的作品，大多就是在这些地方写成的。“华夷两樽zūn
(尊)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 800 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

苏轼所谓“平生功业”，我认为，就是在这些地方、这些作品中，他觉得这才可算是一生中对国家多少做了一些真正好事。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个人一生，这样的思想、作品，无疑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

当然，在这三个地方，苏轼还力所能及地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其他有益的事情，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乐道。

苏轼思想上的这个转变，特别在晚年被贬时期，主要是因为同平民百姓非常接近了，对平民百姓的生活、思想、感情有了较深的理解，并在较大程度上同他们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才逐渐达到的。

朱玉书同志是一名国家机关干部、作家，曾在海南岛基层工作了10多年。他在缺少资料、缺少帮助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编著成这部《苏东坡在海南岛》，不仅保存了乡邦文献，也为研究苏轼在海南岛3年的思想、生活、创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我很钦佩他这种勤奋努力的精神。他在儋县多年，耳闻目睹，对苏轼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定有更亲切的感受。希望他还能进一步对苏轼在海南岛时期的所有创作本身再做仔细研究。他要我为他这部书写几句话，姑且写这些，答谢他的盛意罢。

092070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散 论



作者简介

朱玉书，广东省博罗县人，1989年大学毕业后到海南工作，先后任儋县文化局干部、县文化馆副馆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县政协副主席。

1987年春调广东省政府部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目 录

序 徐中玉 1

· 散 论 ·

南贬行踪	1
晚景情怀	10
诗歌风格	22
一篇佚文	34
民歌知音	38
南荒交游	46
入乡写俗	59
笔端风物	74
遇赦北归	96
遗迹考寻	103

· 随 笔 ·

琼岛珍物西蜀藏	113
谈谈《东坡笠屐图》	115
沧海何曾断地脉 ——东坡居琼与中外文化交流	118
苏东坡墓园探故	123